

撰文：
張明意

攝影：
曹港生

相片提供：
利天諾

取與捨的抉擇

記「搬遷」與「保育」

專訪關翰章副校長和馮穎賢老師



一切往事如昨，舊日的木書桌，走過的高座樓梯，上過無數早會的蕭覺真堂，都隨著2012年7月14日舊校舍的「功成身退」而化作一縷輕煙。

眼前坐著兩位負責「校舍大遷徙」的主腦，關翰章副校長和馮穎賢老師，他們精神抖擻，前者負責新校舍的空間分配、如何調整師生對重建的心理準備；後者是總管，大小搬遷事務由他統領，且聽聽他們在「搬遷」與「保育」過程中的種種心得與情感。

「捨」什麼？「取」什麼？

舊校舍服務英華師生逾四十年，家具、獎杯、石碑、門牌、紀念品多不勝數，究竟他們以什麼原則，決定「取」什麼、「捨棄」什麼？

「一切以慳儉為原則，只要用得著的，能

搬就搬，大至校長室的入牆櫃，小至飲水機，我們都搬到新地方。」馮老師有條不紊地說。「至於，有紀念性的東西，如禮堂上的校徽，外面的石碑、時間囊、校友捐贈的銅牌等等。我們都一一拆除、封好，送到新校的儲物室。」

小屋、扇門和潘朵拉盒子的下落

當中，最具保育價值的，莫過於位於Tennis Court旁的小屋，它，曾是英華的幼稚園，建於1926年，許多小女孩都曾曾在小屋中度過快樂的童年，她們唱歌、聽故事、畫圖畫……充滿了如糖果般的甜蜜回憶，此外，它更是香港第一間幼稚園，無論對英華、對香港都有保留價值，彷彿見證了英華及香港女子教育的成長。關副校表示，小屋計劃用作校史館或校史檔案館，現階段邀請了歷史學家丁新豹博士擔任顧問，也組成了委員會，負責整理檔案或進行相關研究，不過小屋維修費甚高，



而且有白蟻侵蝕，這些實際問題，須要逐一解決。

至於，大家熟悉的，位於低座的地下扇門及紅磚牆，又何去何從？他說：「我們決定將這些舊物，重新安裝在未來的校舍中。」舊物融入新校，不但深具保育精神，也許，更象徵英華教育精神的延續，是薪火相傳吧！

校友最懷念的，莫過於課室中的木書桌，它外表樸實無華，每到初春三月時，總是潮濕得流淚，像是向即將畢業的學子告別。它，又是英華的潘朵拉盒子，裡面「匿藏」了無數的少女心事和幸福友情（例如同學們互相傳閱的少女雜誌、明星相、零食、錄音帶……），當然，還裝著成績不太理想的測驗卷和稍為沉悶的教科書吧！問及潘朵拉盒子的命運，兩位老師都大派定心丸，表示它們現正繼續投入服務，受惠的是中六甲、乙、丙三班同學。

最喜愛的角落……

馮老師及關副校，在英華分別服務了三十及二十五年，哪裡是他們最喜歡校舍的角落或地方？

馮老師立即侃侃而談，指出初入行時，常常忙於備課，有時工作晚了，就索性睡在四樓教員室的沙發上。熱愛團契生活的他，當然對健身室顯得依依不捨吧，那地方是他跟老師、學生每逢星期五都會聚首的天地！而夕陽西下時，四樓天台的遼闊景色，給他無限的靜謐，他喜歡在天台祈禱、休息、欣賞景致，雖然後期四周高樓林立，但總算是個安寧雅緻的休閒空間。

對關副校而言，最難忘的一定是蕭覺真堂，那是他第一次面對一千多人演講的地方，現在一切只待成追憶，無限情感說不盡！

被問到對舊校舍有何感覺，馮老師直言，在處理搬校的過程中，每天忙得七葷八素，理智上知道要永遠離開，無形中壓抑了感受，現在離校一年多，很多時只有在午夜夢迴之際，「閒將往事思量過」，對舊校舍的感情才漸漸釋出。

種種心情·點點回憶

舊物是硬件，但人的心是軟的，很多校友、老師、學生，都捨不得舊校，我們如何調整重建引發的不捨之情？

關副校自有一番見解：「我想，校舍雖然要重建，但最重要的，是延續英華的教育精神，所以，在2012年7月的惜別會，我們對校舍縱然顯得依依不捨，但希望不要太傷感，我們不妨嘗試以感恩之情，感謝過去為我

們服務的校舍，也以喜樂的心迎接新環境，新挑戰。」

要告別校園，二人都為英華賦詞寄意。關副校及曹港生副校長合寫了《她的一生》：「從她的一生，見證主的深恩，啟迪、叮嚀，燃亮眾學之心。」借用「她」：英華的奉獻，表達了感恩銘記之情。馮老師的《英華是我的家》：「在新社區抱恭懷敬，發熱發光。」則勉勵師生要以恭敬、喜樂的心，迎接新環境，延續我們「乃役於人」的態度。

也許，沒有堅持英華教育精神的老師，一切的設備、教育器材都只是毫無生氣的工具。多年來，眾老師就是英華校舍的守護者，他們「躬耕於英華」，委身教育，播下培育之苗，給予叮嚀與啟迪，讓這校「作光而無休」，滿載友愛、理想和奉獻。

最重要的，是延續英華的教育精神。

